









表刻時車大京北至開線浦津京南至開海上									
開無錫	開州蘇	開州南	開海上	開無錫	開州蘇	開州南	開海上	開無錫	開州蘇
...	...	...	...	...	...	...	...	...	...



新亞先生以言... 定價四角

星光

消閑週刊出版預告

類。有傷其一者。羣鳥必大舉爲之復仇。或啄人睛。或擊人腦。無得免者。故人咸相戒莫敢犯。其始猶從遠處。至其尊稱。則不知所以然。惟就其愛稱言之。亦當以此爲美。記者聞而歎曰。這真是鳥也。實以人而不如鳥乎。

兒女金鑑錄 (九十六) 海虞徐枕亞 合著

(妻) 嘿！你這老糊塗。委實越發老昏了。敏實不讀書。不識字。難道不能自立嗎。況且我們有丁家大家財。就是坐吃。也不妨事的。用什麼憂慮呢。他們夫妻倆爲了兒子的讀書問題。時時口角。不到一年。伊的丈夫。就活活氣死了。隔了幾年。敏實到已十八歲了。他的母親。就爲他娶了妻子。成了家。但他不長進的行爲。益發變本加厲了。成天成夜的。在外面狂嫖賭博。個個不。把他父親苦積下來的萬貫家財。早已耗去了十分之八。他妻子見此情形。也着實的規勸了幾次。奈他只當耳邊的風。過去了。休想悔悟一點。所以伊也便動兒。憤憤地回到娘家去了。到了後來。不到幾年的工夫。敏實已把家產化得精光。窮無聊賴。就合了一班歹人。去幹那強盜生涯。不久破案。捉進官裏去。口供審實。判他死刑。立刻槍斃。到了押赴行刑的處所。他的母親親來祭他。他忽然哭着說道。唉。母親從前姑息我不給我讀書。不給我學業。弄得我父親活活氣死。妻子賭氣回家。我的本身再有怎說。這真是「誰之咎」呢。他母親哭喪着臉的聽其槍決。說不出半句話兒。



▼學生意

姚宗亮

李忠文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子，在附近初等小學校裏讀書。他的學問和品行，都很不錯。到了考試的當兒，他總佔着最優等的地位。先生常常贊美他，獎勵他。他也並沒有一點驕傲的態度，仍舊繼續他的工作勇力前進。

這一天他從校裏回家，放了書包。正想外面去逛逛，呼吸些新鮮空氣。他父親忽然叫他去。板着臉對他說道：「真兒，今天三伯伯來說，他們行裏現在正缺一個學生意。……吾聽了快活得了不得，因為你這樣的年紀，還沒有正當的職務。吾的環境已經陷於險惡的地步，沒說讀書沒有錢，就是衣食住三個問題，也支持不來了。所以乘這個好機會，託三伯伯薦你到他們行裏去。他們行裏一些事兒都沒有，比讀書真省力得多咧。……」

他聽了這話呆了半晌，想要答辯。又怕父親發怒，因為他父親脾氣很奇怪。倘若有人沖犯了他，就要鬧得翻天動地。簡直沒有一秒鐘能夠安寧。過了一二天，纔肯罷休。他父親看他這樣，像受了催眠術一般，便又說道：「當時吾已經答應了。准明天進行。你要不去，也辦不成。說完便向內去了。他坐在一旁，腦海裏頓時沖動着想道：『我在校裏曾經聽張先生講，『學生意的痛苦。』他幼時也曾經歷過的。所以說得詳細詳細。講的時候，吾不覺有些恐怕起來。希望吾後來千萬不要墮入這個苦海纔好。唉！現在都失望了。不幸的事已經在眼前了。……想到此，眼淚簌簌的從眼眶中流了出來。心坎裏兀自刺刺作痛。他難過極了。連飯都不願意吃。天沒有暗，就獨自躺在牀上。嚶嚶哭個不住。

◎孤兒

朱菊彬

趙益元。是一個很可憐的孩子。他十歲的那一年。父母忽都染疫死了。可憐他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伶仃孤苦。淒涼得不可言狀。況且他父母在世的時候。家中本無餘資。全靠十指過活。現在生財無人。叫他怎能過活。叫他那有不痛哭到極點呢。

益元有一位表兄。姓張。名字喚做子原。原籍是浙江嵊縣。他住在鄉間的時候。因為被舊地一釐無賴土棍。欺負不過。所以他特地請了一位瞎子先生。擇了一個黃道吉日。喬遷到杭州來居住。至今算來已有五個年頭了。他為人很是慷慨。凡遇人有患難之事。他總能解囊相助。毫無吝色。他的媽媽。就是益元的姑母。

有一天傍晚。子原的僕人。從外面回來。得到他友人傳來的消息。對子原說道。少爺不好了。趙家的舅老爺和舅太太。已於前月下旬。患疫死了。子原聽了這話。不覺嚇了一

楊妃劫彈詞

何景聯女士

唐皇無奈收珠淚。傳旨六軍去看明。元禮奉  
旨來出外。告知將士貴妃情。陳元禮出外宣  
佈。娘娘知罪。聖上賜他自盡。龍武將士。  
還是不信。元禮傾了衆軍進內。親手抬起楊  
妃屍身。衆軍一見確實。齊身下跪。大呼萬  
歲而出。

楊貴妃。亡了身。馬嵬坡上草新坟。聰明女子  
多凶暴。貞節勸人休看輕。唐主忍心下毒手  
。六軍才肯保西行。蜀中每生惡念。鈴鐸  
芭蕉傷寸心。到後來。太子肅宗將賊遁。迎  
回唐帝上皇稱。有人薦上鴻都客。通幽道  
法來行。尋訪楊妃魂魄曉。道人作法出靈魂  
。上窮碧海黃泉下。兩處茫茫不見形。尋到  
仙山在海外。果然遇見貴妃身。取出鈿鈿分  
一半。送回聖上把情伸。我皇在世備年考  
切。勿悲傷再痛心。今世受恩難報答。來生再  
結白頭盟。長生殿上私情事。了却姻緣大衆  
聽。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大英  
英商  
有限公司  
總經理

○小說管窺

玉衡

一用白話。雖不過多幾個的底啊。嗎。怎麼什麼。而寫情已呈散漫之象。恍若友朋間應酬之語。初非男女間之血性語矣。即其他佈景文字。亦將呈枯燥之象。

(三)偵探小說。最忌冗長而白話小說適犯是病。故偵探小說。宜用文言。

(四)家庭小說。與社會小說同。蓋家庭為社會之縮影。社會乃家庭之放大鏡也。

(五)滑稽小說。不狗體例。不分門類各抒所長。各逞其能。惟以能引人發笑。為唯一要旨。以上所述。不過其大別而已。脫落之處。在所不免

近代之作小說者。大抵非言男女之戀愛。即昌言社會之黑暗。舍此二者外。偵探滑稽等。或可一觀。至於軍事愛國外交等。則幾如晨星矣。於此足覘吾國人心之傾向。

●報界中之神童 幻塵

▲世界偵探報告之一

▲年僅九歲獨自創辦日報

紐約函云。印萊安那省布隆市堡。有童子名劍鐘者。年僅九歲。在本區公共圖書館內。曾讀書千餘卷。近完全自己一人。創辦一印萊安那童子報紙。共四張。長六寸闊九寸。著作印刷發行。亦獨自一人為之。誠世界新聞中之奇

●報界中之神童

幻・塵・

▲世界偵探報告之一  
▲年僅九歲獨自創辦日報  
紐約函云。印萊安那省布隆市堡。有童子名劍鐘者。年僅九歲。在本區公共圖書館內。曾讀書千餘卷。近完全自己一人。創辦一印萊安那童子報紙。共四張。長六寸闊九寸。著作印刷發行。亦獨自一人爲之。誠世界新聞中之奇

澣水今

上變了臉兒把拈子猛力地一拍拍得倍響的連胡老爺

的。四姨太太微笑示意四姨太最是性躁此時激動醋意馬

幾個惡心仔細一看已出胡老爺的意思來了便向對面

●安達姆女士之蹤行

童云。

▲世界偵探報告之一  
幻塵


▲現在日本東京醫院  
日前大陸報云。美國社會學家暨著作家安達姆女士。由華返美。中途患病。卽入日本東京聖路加醫院診治。經該院醫生施行手術後。日見復元。約本月二十四五間。可離該院。旅行日本各地。聞女士已擇定下月中旬。由日乘克利扶倫總統號返美云。

●遲遲大哥 掘秀盛主  
友有歸自南洋者。爲余言舟抵三巴郎腹附近。見河畔林間。羣鳥鳴上下。其音磔磔。狀類火鷄。詰之舟中土人。識者曰。是名逸邏大哥。必近地有死物。始相率而來。其類最嚴君臣之分。凡得物必待其王先至啄之。然後敢食。否則視爲禁樹。雖終朝莫敢啄也。語次。果見巨鳥一。來自東隅。疾如颶風。羣鳥分作兩行似相逐者衆知爲鳥王。王既至。卽向河飛掠。羣鳥皆從之。衆視其處。見有死大浮水鳥王過之。略一下啄。遂從東飛去。羣鳥乃攢而食之。頃刻而盡。已而翔乎空際。有集有船桅者。有在兩舷跳舞者絕不畏人。人亦無敢搏之。卽其故。據云。此鳥最愛護其同

◎ 暹邏大哥 撰莠盛主

盛主

友有歸自南洋者。爲余言舟抵三巴郎腹附近。見河畔林間。羣鳥鳴上下。其音磔磔。狀類火鷄。詰之舟中土人。識者曰。是名逸邏大哥。必近地有死物。始相率而來。其類最嚴君臣之分。凡得物必待其王先至啄之。然後敢食。否則視爲禁樹。雖終朝莫敢啄也。語次。果見巨鳥一。來自東隅。疾如颶風。羣鳥分作兩行似相逐者衆知爲鳥王。王既至。即向河飛掠。羣鳥皆從之。衆視其處。見有死大浮水鳥王過之。略一下啄。遂從東飛去。羣鳥乃攢而食之。頃刻而盡。已而翔乎空際。有集有船桅者。有在兩舷跳舞者絕不畏人。人亦無敢搏之。叩其故。據云。此鳥最愛護其同





俗以異常的，常說他是怪！像蘇州「戒銓昌」造的「抬行箱」，「大衣箱」，怪好看，怪靈巧，怪堅固；還有那「各種皮件」亦怪出色。外埠函購，請將銀寄費滙下當即寄奉不悞。

蘇州  
閶門東中市  
戎鎰昌啓  
電話八百八十四號

匾額 每字四元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六尺八元 五尺六元 四尺四元 三尺以下二元  
橫聯 八尺六元 六尺五元 五尺四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屏幅 八尺九元 六尺四元 五尺四元 四尺三元 三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幅同  
坑屏 每條二元  
冊頁 每件二元  
楷扇 每面二元 (細楷不書)  
書眉 每件二元  
名刺 每件二元

「二」篆隸加倍「二」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篆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二」書屏碑誌等書潤另議如有須兼撰述者亦可酌議「二」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二」外埠函索郵費自給「二」油光劣紙不書「二」磨墨資每元加一元

天 瞻  
金石潤例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 每字一元 「餘不刊」

民國主年五月 虞山徐 天瞻重訂

收件處上海 交通 陸中清華書局 各大局 號

匾額	每字四元	「以一方尺爲
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六尺八元
尺幅	四尺四十元	三尺以下二元
楹聯	八尺六元	六尺五元
尺四元	四尺三元	三尺以下一元
屏幅	八尺九元	六尺四元
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

金章每字三元  
石章每字一元  
民國主年五月 虞山徐枕亞重訂  
「餘不刊」  
交通  
路中清華書局  
收件處上海  
各大局號

本雜誌爲本社社員所組織由王鈍  
根朱枕礎壽士松庭黃冠編輯月出  
凡一冊以証學文苑聯結感情爲宗旨  
雜俎學生成績圖畫風景等作見賜  
者一經選刊酌酬現金或本刊創刊  
號正在編輯中贈廣告一期  
上海東有恒路五百號良友社啓  
電話北二七八四號

纔在現今歲組這一個青年學社可見  
 得不論什麼事只要有堅心去幹那  
 有不能成的道理本社因抱公開主  
 義特地在本社宗旨徵求社員凡各  
 行端正和在本報宗旨相同的大家  
 以加入詳細章程函索即寄（通竹  
 城內候發路曹品三或法外灘四號  
 何兆發君可）

王景石鬻字  
收件處上海各大箋扇莊  
(贈送書畫一月)左腕四

五尺楹聯中堂  
屏條匾額三尺花卉立軸  
每件只收墨郵費一元二角  
銀件往還均須掛號  
贈送期內通信上海  
法租界紙霞飛路貝勒路口  
民生女學校

啟者本號有古董十餘件計開玉  
敝處有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爐  
一件宋磁盆一件西藏金佛三尊寶  
一件宋磁盃一件粉定磁以上諸  
釣瓶四粒趙子昂插耳八張以上諸  
兒眼為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合  
品均請來接洽  
意者請來接洽  
中法學堂北一號孫振塵啟

油髮生 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大純公司所製之素精質地精良鮮美無比攪入肴饌能化常味爲特殊曾經鄙人親試確係珍品迥異尋常當世有知味者請化大洋三角買來一試方信余言非謬也

送承諸同文惠函屬將拙稿彙編問  
世漸开勿勝茲徵求小說所刊署名  
畫報(四年)之稿除諸談不要外  
自當酬贈一部以答盛意後至郵壁  
通訊處台州陸軍步兵第四團團本  
部張乙唐收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笑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目列右

●卷一 說盡

「五種」慘情 余歸也  
 晚「孽情」自由鑑「列  
 情」一死難「妬情」毒  
 藥瓶「哀情」長篇「棄婦  
 斷腸史

●卷二 藝苑

「三種」斷碎文章「二  
 十餘篇」枕霞閣吟草  
 「百廿餘首」庚戌秋詞  
 「十八首

●卷三 監獄

「六種」冰壺寒韻「九  
 十則」紅樓夢餘詞「六  
 十首」悵惆詩「三十首  
 」珠沈玉碎詞「三十首  
 」蕩魂詞「三十首」閨  
 情限字詩「十二首」

●卷四 譚著

「二種」糟騰室叢拾「  
 六十則」

●卷五 諧叢

「二種」快活三郎文集  
 「廿二篇」快活三郁詩  
 話「五十則」

●卷六 雜纂

「三種」兒童俱樂部參  
 記觀記▲苦招生記



睡餘投水面。葉中潛魚。疑可大嚼。爭出攫奪擾攘。起琤琮聲。而燕鶯俱笑口開矣。噫。魚爲此睡餘。顛倒性天也。而人乃以是爲樂。則何責於讀武者之以喋血爲嬉戲哉。園中所疊石。皆來自太湖。太湖之石。受水浸淫。特玲瓏剔透有奇姿。池前培塿滿綴之。故革轄之佳麗。踵趾叩級。鏗鏘焉與手杖相應。覺清空遠渺。別成異響。而空庭鶴唳嘶續。木葉漸脫。已無蟬喧。如此園林。洵足少留也。方涉遐想。眠雲來矣。

●塵影(二) 蔡竹銘

父最好道。尋師訪友。徧歷名山。遊常經歲不歸。賴先妣主持家政。故少受慈訓尤多。晝夜斷機。古賢母勿庸多讓。余亦奉母惟謹。咸獲瑣事。身代其勞。嘗謂余曰。家本寒素。不習苦不能自立也。余唯唯受教。不敢或荒於嬉。比余父倦游歸。始道就外傳。師惟嚴施夏楚。余畏甚。不時逃學。師亦以不堪造就視之。余父復爲易師。日使就學。夜必詢以所業。提撕而指導之。稍稍與書作緣。蓋庭訓之力也。

少從羣兒遊。每與演說古事。娓娓入聽。羣兒樂趨奉之。余有時教之奕。或響竹削木爲弓矢。令其角射。復率羣兒嬉戲於庭。時扮李太白草詔。捧硯者。脫靴者。

。使羣兒左右之。或扮郭汾陽稱雙星狀。而以羣兒裝織女及諸仙侍。又擇羣兒之近於豪壯者爲紅鬃。其有風致者充紅拂。已作李靖居中。最後扮神仙游戲等劇。與羣兒拍手狂歌。作凌風之態。行雲流水。一片天機。每憶青春。如目前事。

●滑稽詩話 陳信齋

開禁初開。我國人之稍解歐文者。每以炫人。閩省某官。英文嫻熟。亦時自誇。儕輩忌之。有英國長官來閩遊歷。爲遣人民虐待。因謁某。詢及國民虐待外人。是否律例所縱。且數述受誣情形。滔滔不絕。某大惶恐。連稱是。是不敢有所伸說。蓋我國下官與上司對語。下官多稱是者。某竟用以對外人。該長官意其有意藐視也。致書上司。大斥其非。某卒罷官。私囊雖裕。不久亦盡。姬妾相率改嫁。某懷喪甚。作詩自嘲云。兩字也司話不真。夷奴白眼騙人。只因染盡官僚氣。惹得頂戴變綠巾。也司者。英文是也。此詩夫子自道。大官不慚。頗覺有趣。

一兒素滑稽。喜吟哦。嘗隨其父赴宴一親戚家。甫進客堂。座客已滿。不能再容。兒大忿。狂呼云。走進客堂中。杯盤撥隆隆。汗酸臭一陣。起碼要送終。羣客聞之。幾爲哄堂。盡時值炎暑。

大半赤膊。以其年幼。無一責之者。

◎詩餘靡話 友雲

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詞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逮及花間蘭畹香奩金荃。作者日盛。古詩之於樂府。律詩之於詞。分鑪並轡。非有後先。有謂詩降而詞。以詞爲詩之餘者也。

詞至西蜀南唐。作者日盛。往往

「白」荷珠。說我出迎。恭白」怎麼他的形容。與拜「梅」冰梅也有一拜。

你教我們姑老爺起來

那「娟」姐姐節並松筠。乃人倫之始。徐郎之過。是認下爲是「梅」冰梅。

轉家鄉。守定父母墳墓。引吳乘釣岳氏上「徐廷

侶「廷」萬般都是命安。

徐太老爺到「梅娟起介

婦「合」你若不認。我等

「岳攙起介「娟」姐姐

「梅轉身背哭介」我那

下。

情至文生。纏綿流露。不獨爲蘇黃秦柳之開山。即宣和紹興之盛。皆兆於此矣。論者乃有世代升降之感。不知天地之運日開。山川之秀不盡。有不知其然而然。非可膠柱而鼓瑟也。

隋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時煬帝將征遼。令君之子。彈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有此。對曰。宮中新翻曲也。調在太簇角。

「家爺出迎。」娟進介「各驚背介」合「我一般無。」娟「姐姐請上。受小妹一拜。起各坐介。」紅「露按苞介。」不行不行。還沒到時候。石玉竹扇。真可爲女界增光。只是夫婦因誤認小妹而起。並非有心。姐姐還此舉。並非得志橫行。只爲表明心跡。同保杜二家。已是斷絕關係。」環小翠「臣隨上。」引吳岳合「誤認花簪成鳳。」岳白「小翠通報。」翠「相爺夫人到。」梅出迎。福介「吳岳合。」小姐「廷。」媳也要與你跪下了。」梅哭跪介「公公啊。」已認。徐郎快來。」苞起哭介「我那妻呀。先去的爹爹呀。」四了暗下。內「聖旨。」

【未完】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景  
陳其生夢香烟



大前門  
總代理  
上海  
商務印書館

雜俎

吊夢詞有引  
泣珠

聽。夢裏不知言已死。幃空只當  
暫歸寧。

舊居寧波路十八號廂樓。居停

● 師母蔡蕊珠

師母蔡蕊珠夫人仙逝感言

弟子潘鉏農敬撰

枕加衣。  
諸郎食性笑郎饒。纖手調羹佐酒杯。夢裏不知君已死。此行定煮蕈油來。

余最嗜松花曹熬油。蕊珠故里。產曹特佳。每次歸甯。蕊珠必設法購置此品。以餉老饕。相逢阿弟問歸則。不顧今生再別離。夢裏不知君已死。安排攜手訴相思。

竟憶一曲夢無痕。空對枯牀說舊恩。我欲追隨輕一殉。也愁無處覓君魂。

●紙帳銅瓶室叢鈔

鄭逸梅

藍珠歿後。余得失眠症。惟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余實實行此二語。究竟即此能慰夜臺否。亦何補焉。長恨歌云。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藍珠之死。雖未經年。亦半稔矣。而魂魄杳然如余。宜爲鬼棄耳。疇昔之夜。忽然入夢。彷彿身在甯波路舊居。而人去樓空。則又似藍珠方歸甯。歸且旬餘矣。夢中作書促之。而整理衾枕。以待藍珠之返。未幾。妻弟建余至。急問而。則云余先行。姊卽至耳。方喜躍聞而夢已醒。卒未與藍珠一面也。在生既慳於緣。既死復慳於夢。彼蒼者天。何其酷耶。賦弔夢詞以代哭。

君死忽忽近半年。君魂渺渺落誰邊。怪君爲鬼無情甚。夢也拋儂。式可憐。

舊境今宵夢偶逢。個中無復駐芳蹤。小樓一角寧波路。不見蓬山幾萬重。

登樓問訊舊居停。猶是書聲隔戶。

集 珠 泣

泣 珠 集 (三)

生遙從開業於枕亞夫子行將五稔雖嘗屢往清華拜謁奈輻  
值夫子或因病居家或緣事旋里是以終未得一度而聆教誨  
即通函論文夫子亦時因關心藥裏處理家務致稽訓答生初  
意夫子年未衰邁曷致疾病之多眷居海澱何勞往返之勤竊  
竊疑之許師指嚴劉師山農均夫子老友受誨之暇適以夫子  
多恙多事之因叩詢兩先生乃漸知其故緣家庭杌隉鑄就夫  
子病軀魯難既多孔席難煖夫子有慈母而不能垂憐賢婦  
有賢婦而不能博愛其慈母無術兩全遂致沈湎麴藥以自戕  
賊夫子之心傷矣惟慈母賢婦緣何而成冰炭則許劉二師亦  
不能知是以生雖聞其略猶未能徹底了解也客歲仲冬歸耗  
傳來謂夫子中年潯令矣比時夫子悲痛之餘抱恙歸梓而生  
猶未得一往唁問罪孰甚也今春歸歛家居不復出夫子以鼓  
盆遺恨一册寄示書中前爲藍珠師母事略後刊夫子之悼亡  
詩四十首拜讀未竟令人唏噓不已而曩日之感至斯盡明嗚  
呼以名書家之裔孫女適譽滿江南之大文豪宜其爲佳耦乃  
事有大謬不然波折雲迴屢遭變故卒致驚分中道抱恨以終  
雖曰實命不猶要亦人謀不臧有以致之

【未完】

主人有女兒花三。日間肄業某一數封書。  
校。夜歸各就燈下溫習校課。  
書聲朗朗。隔戶時聞。故次句  
薄衾單枕認依稀。塵鎖空床掩繡  
幃。夢裏不知君已死。衾先翻絮

必設法購置此品。以餉老饕。相逢阿弟問歸期。不願今生再別離。夢裏不知君已死。安排携手訴相思。

竟懷一曲夢無痕。空對枯體說舊恩。我欲追隨輕一殉。也愁無處覓君魂。

●紙帳銅瓶室叢鈔

海上著作家。有狼虎會。吾蘇星社。每星期亦雅集一次。裙屐聯翩。清言霏玉。誠盛事也。按星社發起於去歲之秋。社友范煙橋曾撰留星聚記以爲紀念。爰錄之如下。吾儕惑吳中出版界之陰霾而黯淡。爰有星社之集。冀由星星之光。發揮廣大。推而至於日月之明也。社集之始。趙子眠雲約以留園爲歸。是日也。天忽微涼。多步不汗。余於午後即驅車出城。易車至廣濟橋下。入園。逕趨涵碧山房。則尙無一星至。獨據一桌。面池石坐而飲茗。時池荷已褪其紅裳。只餘翠蓋田田。微風激之。作款擺如柳腰。而板橋朱闌間。燕鶯徒倚。時以

鄭逸梅